

集部

李文公集卷十四

唐 李翺 撰

唐故金紫光禄大夫尚書右僕射致仕上柱國弘農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戸贈司空楊公墓誌銘

由楊喜追殺項羽以功封侯後數世生敞官至丞相敞曾孫寶不應王莽之命光武特徵老病不到寶生震諸儒謂之關西孔子位至大司徒太尉卒以忠死楊氏由

是益大載於史傳世不絶人曾祖珪辰州司戶贈膳部員外郎大父冠俗奉先縣尉贈吏部郎中父太清宋州單父縣尉累贈至太保公諱於陵字達夫年十八舉進士第選補潤州句容主簿鄂岳觀察使奏為判官轉左驍衛兵曹累改評事監察御史歷殿中得緋衣銀魚使遷江西公隨之加侍御史著作郎及府除屛居建昌不至京師貞元八年徵拜膳部員外郎轉考功知别頭舉轉吏部員外郎及判南曹宰相之親有以文書不足駁

去者宰相名吏人詰之堅執不改遂以公為宣武弔祭使故事南曹郎未嘗有出使者公旣出宰相之親由是判成矣故公卒不得在詔誥之清選遂為右司郎中郎官惰於宿直臨直多以假免公白右丞右丞建立條例郎官不悅為作口語宰相有知其事者遽以公為吏部郎中改京兆少尹出為絳州刺史有言公弗當居外者德宗名見遂以為中書舍人其年知吏部選事時京兆尹李實有寵去不附已者故給事中許孟容為太常少

卿兩公改秘書少監德宗崩為太原幽鎮等十道告哀使節將之遺並辭不受復命除華州刺史賜三品衣魚所取賓僚皆一時名人後皆得顯官有至宰相者其年冬遷浙江東道團練觀察使越中大飢人至相食公奏請度支米三十萬斛又乞糴他道以賑救之民得生全入為户部侍郎未到改京兆尹奏請諸軍諸使有犯罪者皆禁身推罪以狀牒送本軍又請屬諸軍諸使人置挾名勑五丁上者推兩丁屬軍遞立節限以便於治詔

皆可其奏京師稱之復為戸部侍郎人望益重僉以公遂為宰相會考制舉人奨直言策為第一中貴人大怒宰相有欲因而出之者由是為嶺南節度使是時得考策者凡四人公既得嶺南吏部員外郎韋貫之再貶巴州刺史而李益鄭敬皆抵於患其在廣州以韋詞為節度判官任之以政改易侵人之事凡一十有七嶺外之人至兹傳道之節度使徐申以已俸灋月加三十萬且曰後來所期共守公引常衮所奏勅皆罷之撤去蒲葵

陶瓦覆屋遂無火災民賴以安監軍許遂振好貨戻彊而小人有陰附之者故遂振密表譖公直言韋詞李翺惑亂軍政於是除替罷歸遂振既領後事捶撻吏人求公之非吏人大聲呼曰楊尚書他方所遺尚不妆去豈有侵用官錢乎遂振遽令取他方所遺及其至封印不啟遂振慙而止窐相裴垍素未知公及遂振之譖遂以公為吏部侍郎重修甲勑用備姦源又於南曹吏置别歴以相撿覆奏令選人納直為出籖告以給之吏息奸

欺官收羨錢公食豐絜廨宇以修迄兹守行遂為故事
凡歴四年補内外官三千餘員皆當其分無怨訴者轉
兵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判度支當淮西用兵漕輓供饋
鹽鐵積欠官錢公與之廷辯高霞寓以唐鄧之師攻蔡
州怯懦不敢直進欲南抵申州出於空虚不守之地其
路險狹糧運難繼公面於上前累言利害幷以疏陳霞
寓逗留之狀請於北道直進足以援許汝之師賊勢自
蹙上許之霞寓深怨遂内外結構出為彬州刺史霞寓

果敗由是談者知公之寃其為彬州躬勤於治不以卑遠為薄明年名拜原王傅數日又為戸部侍郎復知吏部選事元和十四年淄青平兼御史大夫以本官充東平宣慰處置使是時初誅李師道得兖州鄆州等十二州列為三道劉悟既除滑州猶未出鄆及公至悟出迎公促之悟即日遂發須行賞賜皆得其實上甚悅謂宰臣曰楊某不易得及浙西觀察使李脩死上問宰臣崔羣皇甫鎛曰何不進浙西人名皇甫鎛知公方有恩懼

作相遂言公所至皆有治績以臣所見莫如楊某凡數百言上惟以一字應之曰惜人聞之者且以必為相矣是時裴門下既出太原崔中書為鑄所譛鑄又改尊號中上吉故鑄計竟行而公不相矣明年遷户部尚書又一年改太常卿又一年改東都留守兼兵部尚書御史大夫充畿汝都防禦使既三年方將告休會以疾而罷乃嘆曰年老致政本吾夙志兹則負吾平生心矣疾平遷撿校左僕射兼太子少傅或勸求分司以自便者公

曰年至力憊便當乞骸骨於朝何用分司爲遂西至京師朝謝訖不到中書遂還私家不判上案三上表乞自退詔遷左僕射致仕全給俸料數月上表固讓乞就半俸許之廟享之外不復經過人家每佳辰體安則以子弟孫僮侍游於園沼之中用以爲適大和四年十二月癸亥以疾薨於新昌第享年七十有八天子爲之廢朝凡朝廷之賢設位而哭者不知幾人冊贈司空明年四月庚午歸葬鄭州滎澤縣先太保之兆祔于夫人潁川

韓氏贈華陰郡太夫人之塋夫人丞相少師休之孫丞相晉國公滉之女柔順之德紀於前銘下從舅姑四十有三年矣子景復衛尉卿曰嗣復户部侍郎曰紹復舉進士登寵詞科曰師復未仕用文為業女適右司郎中韋公素孫承渙試大理評事鄜坊節度巡官承渙之下及在童稚者十有一人大卿侍郎以翺之受恩也久來請為誌銘曰

公生六年太保棄捐未及成童虢國又終漂泊江湖誰

食誰衣服習文學不勞於師爰始有名既于永歸六十一年祇慎德儀由直屢黜進無異詞凡所臨蒞去而可思與之厚者莫匪雋材自我進者多遇良能恩建葭莩濡洽以財袒免緦麻亦盡其哀止足告歸偃息丘園子肖孫童十有五人有列卿曹貴爲侍郎祿秩且多膳飲馨香門吏諸生中外顯光車馬盈門歲時之良既壽既貴示終以常福薦攸歸疇可比望爲廟太祖百世蒸嘗

唐故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兼御史中

丞贈右散騎常侍獨孤公墓誌銘

公諱朗字用晦當州刺史贈太子少保憲公之長子憲公有文章名於大歷中每為文輒為後進所傳寫公生數歲而憲公歿與弟郁皆伯父母所養稍長好讀書不煩於師年二十一與弟郁同來舉進士其二年既得之矣會有司出賦題德宗不悅宰相喻使減人數故公與十餘人皆黜公以伯父母無子即日歸養于蘇州使其弟留以卒業由是孝慈之名稱於朋友閒以處士起佐

江西宣歙浙東三府得試技書協律郎元和九年拜右
拾遺上疏請各令觀察便充本道鹽鐵使場監之任悉
歸州縣罷去管榷吏以除百姓之患十年盜殺宰相御
史中丞傷以免公疏請貶京兆尹殺捕盜吏事皆不行
君子壯之累奏時病有不合上意者貶為興元府倉曹
叅軍三年復徵入為監察御史改京兆府司録叅軍遷
殿中尋加史館修撰入省為都官員外郎修史如前出
刺韶州復入虞部左司二員外得郎中數月遷權知諫

議大夫敬宗御丹鳳門大赦改元宦官毆傷鄂縣令崔發於雞竿下公疏請取其首為者殺之以正法寶歷元年改御史中丞殿中王源植貶韶州司馬公面諫其屈不得請凡五上疏自請罷去敬宗不許上即位遷二部侍郎大和元年八月以為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等使兼御史中丞公瘡發於背不克入謝病二旬九月壬子以瘡卒年五十三天子為之廢朝贈右散騎常侍有子孟常生九歲矣夫人京兆韋氏給事中貞伯之女未仕

而夫人卒十月壬午其姪庠以公之喪歸祔河南之壽安甘泉鄉先公墓次以十月己酉窆銘曰

人之有生莫不皆死曰長曰短相望其幾短不足傷長不足恃要歸於盡孰有彼此公壽何迫百年中止喪車東去託骨山趾室無妻哭祭有稚子令名不忘冐其有已

故撿校工部員外郎任君墓誌銘

君諱佶字叔正樂安人殿中侍御史玄植之孫靈府功

曹日新之子君少遭父喪養母以孝稱京兆尹崔光遠表試左清道率府兵曹叅軍勑攝富平縣尉知縣事及克復京師以功授成都府犀浦縣丞又以優授涇陽縣尉會吐蕃犯都代宗幸陝州君召募吏人保守佛寺寇不敢逼擢為本縣令充渭北十縣團練使及駕還京為同列潛搆功不得論僕射裴冕寃而奏之得長安縣尉轉本縣丞歷太府寺丞未幾遷監察御史京畿館驛使判官中書侍郎元載為潭漕使請為判官轉殿中侍御

史又撿挍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判官如故元載得罪君左授建州建安尉及楊炎入相君以書戒之由是楊怒而不用又移虔州司戸再授信州司馬觀察使鮑紡以為判官權知饒州事遘疾歸卒於信州權窆於州西原有詩兩卷前娶宗王氏女生男冀為邠州司法參軍三女各為士妻後娶杜氏女生子三人曰淑曰羡曰并女五人長女嫁長洲尉源咸季次女適權頽三女早卒少女二人未許嫁淑歷佐大府以吏能有聲為度支振

武營田使得試協律郎攝監察御史元和十四年杜氏卒溆乃自信州奉府君之喪合葬于萬年楊村從先人舊塋溆嘗與翺同事嶺南府翺知溆之才亟薦于時故溆來請誌銘曰

士生于時兮所貴者才有才無命兮古今所哀噫

故處士侯君墓誌

侯高字玄覽上谷人少為道士學黃老鍊氣保形之術居廬山號華陽居士每激發則為文達意其高處駸駸

乎有漢魏之風性剛勁懷救物之略自儕周昌王陵所如固不合視貴善官者如糞溲與平昌孟郊東野昌黎韓愈退之隴西李渤濬之河南獨孤朗用晦隴西李翺習之相往来汴州亂兵士殺留後陸長源東取劉逸淮乃作弔汴州文投之大川以訴貞元十五年翺遇玄覽於蘇州出其詞以示翺翺謂孟東野曰誠之至者必上通上帝聞之劉逸淮其將不久後數月而劉逸淮竟死其首章曰穹穹與厚厚兮烏憒子而不攄翺以為與屈

原宋玉景差相上下自東方朔嚴忌皆不及也建奚撫
為楚州起攝盱眙祭酒李公遜刺衢州請治信安其觀
察浙東又宰於剡三縣皆有政不幸得心疾留其子狗
兒於翱家而歸廬山不到卒江西其子壻王適使傭吉
勉求君所如值君卒吉勉以君喪殯于袁州之野而復
於適適又死適之妻使吉勉來告於翺翺以狗兒歸適
妻居二年適妻又死狗兒尚童翺慮吉勉之短長不可
期則君之喪終不墳矣故使吉勉往葬之而識其墓以

示狗兒

叔氏墓誌銘

元和九年歲直甲午正月十九日丁卯浙東道觀察判官將仕郎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李翺奉其叔氏之喪葬於茲叔氏諱術生子曰王老遠在京師翺實主其事銘曰

翺生始言叔氏棄沒爰殯于野年周四甲豈無諸親生故或迫亦有息子旅官京國丘墳孰封松檟未列殯宇

零毀狐狸所穴中夜遠思酸悽心骨是以乞假公府言
来筮宅追念延陵喪子羸博葬不歸吳於禮其合惟叔
平生游居是邑夭謝于此靈幽其託女姪之西仲兄之
北窴昭何異可用居息孰為故鄉乃樹松柏

李文公集卷十四

李文公集卷十五

唐 李翺 撰

兵部侍郎贈工部尚書武公墓誌銘

公諱儒衡字庭碩年二十四得進士第歷四門助教故相鄭公餘慶尹河南奏授伊闕尉充水陸運判官及鄭公守東都又請自佐得監察御史轉殿中御史臺奏其材詔即以為真歷侍御史司封員外郎戶部郎中遷諫

議大夫三月以本官知制誥歲滿轉中書舍人二年遷禮部入謝賜三品衣魚數月丁尊夫人憂再朞服除權知兵部侍郎月餘毋夫人暴卒公一號絶氣久而乃息遂得重疾不能見親友既祥益病長慶四年四月壬辰竟薨年五十六公氣和貌嚴望之若神言不妄發與人有誠甫其相信不用約結每以時安危生民之病為已務從父兄元衡再為丞相以重厚名終始公實潛有補助其為諫議舍人每遇事不當必奏疏盡言皇甫鎛為

相剥下以媚天子給邊兵衣食以不可用物兵士或以火爇之其帥大哭將自刄者邊幾亂公累以疏言憲宗名問大悅踰月鏄竟罷度支及大行皇帝即位鏄遂斥死崖州其為兵部纔數十日凡議論者潛曰武兵部必相矣葢上擇日將相之而公以喪免有文集二十五卷制集二十卷曾大父載德潁川郡王左羽林將軍大父平一懲后族之禍逃官於嵩山中宗初徵拜起居舍人考功員外郎有文章傳於當時父登常州江陰縣令贈

禮部侍郎夫人隴西李氏先公卒嗣子曰籌年十五次子年十三女二人長女許嫁盧立立良士為興元節度司空晉公從事次女嫁前進士崔搏搏有學行其從父子渾以五月丙子奉公之喪歸祔河南緱氏禮部先公之墓次公之先薨名其友禮部郎中李翺執臂以别且曰我將死凡家事細大皆有條畫在文字矣平生志業於此窮矣公於我厚我死公其銘吾墓以傳焉既十二日而公果歿君子以為知命及薨朋友之在位者皆請

告泣哭以相弔其不識者亦望風以歎天子罷朝一日

贈工部尚書籌尚幼哭泣幾絶親戚不忍聞其聲其能

奉遺命以終訖公意銘曰

武宗出周聖發之苗厥孫聘魯乃列春秋秦漢之交曰

臣王趙實大其家亭侯以紹厥支十七晉陽乃封子孫

因家以及于唐神堯順天鄴侯翼扶武烈諫酷五木成

盧考公逃貴于嵩之下江陰潔白世嗣其雅德蘊位細

慶叢于公惟公之興罔不自躬言不茍出與人有誠名

謦四延震蕩厥聲再罹大苦不堪以病先期告終恬以順命毅毅武公是維碩人我哀刻識俾或可傳

故歙州長史隴西李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則字某涼武昭王十三世孫大父獻眉州別駕時宰相有請婚者力不可止因去官居家弟遇病暴卒別駕燒一指以禱於神既而弟復生自說方就縶上帝有命以兄燒指宜復其生別駕生令一侍中源乾曜以子求婚府君拒之固以詞抵之貶黔州彭水尉遂以壽

終府君始十餘歲先夫人以之從喪歸殯汝州由是依於舅族少好老子莊周之言與羣童游盡能記他童之所習先夫人學左氏春秋博該百家之書故府君以經史浸潤力田供養由是少不肯求仕善草隸書弓矢博弈皆得其妙既冠得濠州定遠尉假令他縣令嚴而行吏急民寛富豪并貧民産而不稅者盡以法治之貧民用安罷職復返其初從事嶺南得試左武衛兵曹於福建得試太子通事舍人大理司直授歙州長史宣歙觀

察使請為判官奏未下以疾卒年七十四夫人河南元氏壽州刺史從之女年六十八先府君而終生子某子某皆未仕女子五人長女壻禮部員外鄭錫次女壻桂州觀察使杜式方次女壻京兆韋放次女壻滎陽鄭循禮小女壻密縣尉鄭公瑜幼子克恭少讀書學文以兄舉進士家事自飭弗克求名故年四十有六始奏授睦州司兵累遷試大理司直兼殿中侍御史充鹽鐵推官寶歷三年三月克恭奉府君夫人之喪歸葬於鄭州某

縣岡原㣲知克恭之材十二年矣故克恭以府君之葬来請且曰將以六月庚申窆知克恭者若吾季叔又安可以辭銘曰

德不稱禄鬼神之責才優以賤古人不慼非道不求昌計人爵慶藴而傳後必有積其葬爲誰孝子卜之著蔡僉吉嘉原乃擇合骨于兹終永其託何以識之有封有柏

故河南府司録叅軍盧君墓誌銘

君諱士瓊字德卿范陽人家世為甲姓祠部郎中融之長子明經及第歷寧陵華陰二縣主簿知泗州院事得協律郎鄭少師之留守東都奏為推官得大理評事韓尚書代為留守請君如初尚書節將陳許奏充觀察判官得監察御史府罷歲餘除河南府戸曹以疾免河南尹重其能奏為司録叅軍八月癸酉發疾而卒年六十九君少好著文精曉吏事少游故丞相楊炎張延賞之門楊美其文辭張每嘆其吏材過人甞職同州當徵官

税錢時民競出粟易錢以歸官斗至十八九君白刺史言狀請倍估納粟下以澤民上可以與官取利刺史詰狀君辨其所以必然刺史行之民用得饒未一日果被有司牒和收官粟斗級六十後刺史到欲盡入其羨于官君既去職猶止之曰聖澤本以利民民戶知之不可以獨享刺史乃懸榜曉民使請餘價因以絹布高給之民亦歡受州獲羨錢六百萬其為戶曹決斷精速曹不擁事及為司録始就官承符吏請曰前例某人等一十

五人合錢二千僦人與司録養馬敢請命因出狀君訶曰汝試我耶使拽之捋加杖承符吏衆進仰曰前司録皆然故敢請君告曰司録豈不自有手力錢也用此贓何為因叱出之名主饌吏約之曰司録判官文學參軍皆同官環處以食精麤宜當一不合别無踵舊犯吾不恕及月終厨吏率其餘而分之文學參軍得司録居三之一君曉之曰俸錢職田手力數既别官品矣此食錢之餘不當計位高下從此後自司録至參軍平分之舊

事掾曹之下各請家僮一人食錢助本司府吏厨附食司録家僮或三人或四人就公堂餘食侵撓厨吏弊日益長君使請家僮二人食錢於司録府吏厨附食家僮終不入官厨名諸縣府望吏吿曰某居此歲久官吏清濁侵病人者每聞之司録職當舉非法往各白汝長宜慎守廉靖以澠池令為戒其所改易皆克己便人堪為故事及君卒士君子相弔哭咸以為能高而位卑不副有子三人孺方嗣宗嗣業虢慕祇守不失家法女二人

前娶清河崔敏女無子後娶滎陽鄭虬法女有子故皆祔葬於祠部塋東北孺方叩頭泣曰丈人嘗與先子同官而游宅居南北鄰敢請紀石翺不得辭乃據所見聞者鐫其實可推類以知凡所從事之賢銘曰

嗟盧君性直而用優約己以利人宜壽宜貴以拯時所艱其緘而不伸以喪厥神豈奪惠於東民悲夫

故懷州録事參軍武氏妻傅氏墓誌

年月日故懷州録事參軍武氏妻傅氏卒於其兄弟之

家越月日權葬于汴州某縣某鄉前此者武居官而卒
傳氏有子曰俱兒俱兒奔父之喪未及返傳氏又卒俱
兒奔父之喪孝道也傳氏卒于兄弟之家戀母也傳氏
戀母其教施于子傳氏之歿不為朽矣

故朔方節度掌書記殿中侍御史昌黎韓君夫人

京兆韋氏墓誌銘

夫人姓京兆韋氏尚舍奉御説之次女也年十三執婦
道於昌黎韓氏府君諱弇自後魏尚書令安定桓王六

世生禮部郎中雲卿禮部實生府君進士及第朔方節度請掌書記得秘書省校書郎累遷殿中侍御史貞元三年吐蕃乞盟詔朔方節度使即塞上與之盟賓客皆從其五月吐蕃不肯盟殿中君於是遇害時年三十有五夫人始年十有七矣有女子一人其生七月而孤夫人之母前既不幸矣夫人以其女子歸于其父弗數年其父又不幸夫人泣血食貧養其子有道自慎於嫌節行愈高雖烈丈夫之志不如也猶有董氏伯姊繼衣食

仁之焉不數年董氏姊又不幸夫人於是天下無所歸託矣殿中君從父弟愈孝友慈祥貞元十六年以其女子歸於隴西李翺夫人從其女子依于李氏焉降年短命三十有二貞元十八年八月甲辰卒於汴州開封新里鄉之某村其明年正月辛酉隴西李氏以其喪葬之於陳留縣安豐鄉罔原殿中君之先葬于河陽惟君之沒不得其喪夫人是以不克葬於河陽而獨墳于陳留弗克祔于殿中君之族而依于女子氏之黨以從女子

之懐權道也且將有待也殿中君文行甚修位甚早沒於王事初禮部君好立節義有大功於昭陵其文章出於時而官不甚高殿中君又無嗣嘗聞諸君子曰位不稱德者有後禮部君曷爲然哉於是敘其孤女之悲以識於墓門銘曰

女子之生兮七月而孤所恃者母兮夫何辜天蒼蒼兮不迴生幾時兮終日哀

李文公集卷十五

李文公集卷十六

唐 李翺 撰

祭吏部韓侍郎文

嗚呼孔氏去遠楊朱恣行孟軻拒之乃壞于成戎風混華異學魁橫凡嘗辨之孔道益明建武以還文卑質喪氣萎體敗剽剥不讓儷花鬬葉顛倒相上及兄之為思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開合怪駭驅濤湧雲包劉

越嬴並武同殷六經之風絶而復新學者有歸大變于
文兄之仕官罔辭于艱疏奏輒斥去而復還升黜不改
正言亟聞貞元十二兄在汴州我游自徐始得兄交視
我無能待予以友講文析道為益之厚二十九年不知
其久兄以疾休我病卧室三來視我笑言窮日何荒不
耕會之以一人心樂生皆惡言凶兄之在病則齊其終
順化以盡靡憾于中別我千萬意如不窮臨喪大號決
裂肝胸老聃言壽死而不忘兄名之垂星斗之光我誄

兄行下於太常聲殫天地誰云不長喪車來東我刺廬江君命有嚴不見兄喪遣使尊斝百酸攪腸音容若在曷日而忘嗚呼哀哉尚享

祭故福建獨孤中丞文

維大和元年歲次丁未九月庚申朔二十日己卯朝散大夫守右諫議大夫知制誥李翺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亡友故福建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兼御史中丞獨孤君侍郎之靈嗚呼昔我與君自少而歡中暫乖

阻周荆郴綵宣城越中二府周旋同事於公職以相連子常推後我唱其先叔向汝齊不紉而堅蘭馨以聞乃在掖垣引我代已真謂其賢共升於朝亦又多年或外或内莫余或捐君齒少我髮鬢都玄豐盈角犀氣茂神全當臻上壽福祉昌延何為發瘍針藥弗蠲有妻既喪有子童然喪祭誰主銘旌有翩嗚呼哀哉惟短與長會歸於死以存悲逝前後皆爾哭君之哀痛析支指欲抑不能縱之曷已嗚呼哀哉入君之户但有裳帷思與君

言不見容儀薦肉不食酌酒不持嗟嗟用晦何亟臻斯

嗚呼哀哉尚享

祭中書韋相公文

嗚呼蘊德在躬必逢其慶利物之至宜乎得政君居翰林遭國之病建立詔制所須未定決危疑於一言討篡逆以從正横兵刃以森列述王心而革命伏羣情於頃刻咸屬目以生敬既名遂而衆安乃登庸而輔聖室因依之他路收爵賞之全柄升俊良之滯淹摧姦兇之熾

戚何褓柔而中敎護勲賢於視聽惟廷相之雍雍伊近
世而疇並將協徳以致理事有初而未竟方陳謀於帝
前忽顛仆以終命雖禀受之有數亦生靈之不幸嗚呼
哀哉緬惟昔歳陪迹南宮省已何有辱交於公公賢偶
時羽若飛鴻走斥於外困不能通公相未幾遽歸自東
司諫左垣視草禁中汲引之恵如帆得風飄淪八年顛
白成翁幽蟄忽發渙然啟蒙烈士感知刲惟賤躬闇以
存殁心悲曷窮奠爵而拜公其表衷嗚呼尚饗

祭故東川盧大夫文

前此八年公在宣州翱歸自南下江之流公發辟書使者來召言重禮至賓賔之右内懼不稱又安敢辭仰公之德自託如歸亦既在門有言必信翱亦不貳知賢則進公曰汝言我用無疑每疑賢者患不能知汝正而公與我氣合有懐必陳無謂弗納公遷侍郎翱赴浙東官途有阻困不能通公陳上前出白丞相保明無過昭灼有狀事遂解釋奏方成官非公之力其退于田公鎮叙

州翶作東掾亟言於相曷不以薦官罷在家卧病飲貧惟公見念復名為賔自修辟牒以復前好承命而行不憚遠道余及陜郊聞公之喪失聲泣哭若火煎腸公為大臣一心正直發言動聽義形在色公出乎外衆論曰歸輔相之位實公所宜惟公之薨骨鯁道哀天下失望賢人共悲生必有盡自古皆爾殁而益光孰與公比喪車東去歸祔先壠臨路一號永訣於此嗚呼哀哉尚饗

祭楊僕射文

嗚呼貞元中歲公既爲郎始獲趨門仰公之光遂假薦言幽蟄用彰德惠之厚殁身敢忘公以直道于南出藩謬管記室日陪討論舊政多粃如絲之棼與賢共謀織滌椿燔監戎戾强陰附包奸潛譖疑危處之若閒并兼百流清濁終分賓主之義由兹益敦公自登朝及于謝政善接交友居官恪敬温然如春柔立不倚坐直屢退進匪由競更歷中外聲華日盛咸期作相爲國之慶宜而不居斯可云命知足告休頤養于家子爲侍郎光曜

芬葩亦列卿曹秩祿且多孫童滿前園沿紐過門吏盈朝宴賞有加宜哉萬壽吉慶靡他棄此弗顧哀哉奈何嗚呼哀哉身誰不貴有後斯榮惟公之嗣實大家聲公為弗亡顯顯其名嗚呼哀哉卜筮叶期返宅于滎鄉復守郡居不敢寧追懷恩舊躬在郊坰承教絶續刻揚德馨縞服前導盡哀墓庭尚或監此公乎有靈嗚呼哀哉尚饗

祭李賔客文

嗚呼天地粹氣降為哲人忠播大惠濟於生民命與時
違有此不伸責安所歸乃在鬼神嗚呼哀哉兄初有疾
隷人来告走駟往視連呼不覺痛攪我腸誰其能療嫂
姪既至患亦微痊我時屢往笑語依然實希返初以及
髙年謫官分曹拜恩遄發負罪即路不遑去别意謂全
德功當及人尚期會面復接歡忻如何一乖生死驟分
嗚呼哀哉豈虞濬之遂臻于兹捨我而去將安取規唯
後與先能挍幾時長邪短邪終永同歸死為盡乎將有

所之唯盡唯有兄其已知嗚呼哀哉兄之既疾告于妻子自古神聖莫不皆爾名垂不滅能光萬祀生平交故殁後誰是吾友在東可以託死且吾所有往謂編紀吾名庶存乃賢在史臨絶又告丁寧心耳所録既到酸慘啟書披尋未窮漫淚盈裾生雖相好殁更有餘敢辭厚命但惡空虛著兄之德刻石幽壚傳乎萬祀用顯名譽嗚呼哀哉兄喪東来我拘郡事口口口口棺不得視形存心遊濫魄傷氣一杯寫情四望歔欷嗚呼哀哉尚饗

祭硤州李使君文

於乎材不如君貴富者衆身喪遠郡不逢世用如君之年存者則多而遽謝歿傷哉奈何官不展心壽不及老妻少子稚棄去何早我知子能一十八年力竟不及于茲已焉臨君之喪洒酒以決刻石在壙名傳詎滅下從先人萬古之藏要歸於盡安問短長嗚呼哀哉尚饗

祭從祖弟秘書少監文

秘書少監十弟諒之之靈惟君文行修絜夙負嘉名累

升科第士友懽接遂登諫省蔚以直聞周歷南宫連剌三郡得風告罷入貳祕書致政于家息心養疾沉恙頓已日望其除告言不聞凶訃遄至於乎哀哉年未五十有男早亡少妻主喪有息非嗣報施之道冥茫孰知於乎哀哉吾責剌遠州道里遐闊病不得見喪不得臨痛悼摧傷悽貫心骨有酒在甒有肉在盤魂兮其來歆此單薄洒淚遣祭哀而不文孰期諒之去矣長别嗚呼哀哉尚饗

祭劉巡官文

維元和七年歲次壬辰九月丙辰朔十五日庚午觀察判官攝監察御史李翶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劉君之靈我等與君同列賓筵共食偕行歲辰再遷公事多暇嬉遊百般柳垂于塘荷秀于川或泛在水或登在山飲酒終夜觴觥往還笑言無厓咸盡于歡君實强盛時惟壯年宜哉壽考福禄来臻奈何遭疾鍼藥弗痊日冀返初憂危遽傳長路未極琴書忽捐嗚呼哀哉堂

有老母室有少妻幼男稚女或童或孩發聲悲切弔者酸悽祔葬舊域隨喪以歸已矣劉君自古如斯有肉一豆有酒一卮我來一别去去長辭嗚呼哀哉尚饗

祭錢巡官文

嗚呼某維錢君㓗行而文上第有司籍籍京泰退居于湖遭病且貧乃耀雄詞單使來臻中丞覽之嗟嘆盈辰遂馳官牒請列賓筵翩然而至灼灼有聞實司表奏章句出羣有時過我藴積皆申無言不契有奧必陳每日

仰公心知古人古人孰知幸聯為賔與我相接三十餘
旬不見有過潛然日新余有行口口鄭之間書札日来
道遠情親丁寧戒我已事亟還方將執手復展歡欣如
何中道哀訃忽傳驚呼失聲迸淚流巾豈其相逢丹旐
載翩少妻慟哭聽者酸辛漫漫者天曲直誰賢梁冀張
讓富貴在身童烏項橐天枉其年王猷何得賈誼何愆
將貴賤前定或短長偶然誰其司之施與何偏天不肯
告使人惑焉臨喪寫哀備在斯言萬事皆已一觴在前

死矣奈何悲哉錢君

淮制祭伏波神文

嗚呼伏波之生好兵自喜𢍰有壯節騰聲出仕定册歸漢謨俞帝旨籌無失畫功伐可紀破斬徵側實平交趾来往蠻谿未卒而死小人赤口曷本於理薏苡南還明珠譖起乃收侯印爵不及子遺德不忘愛留杜里築廟以祭人畏其鬼久而若新千歲不毀詁詁蚩蚩易白成緇孔子義失勛華不慈曾氏殺人母投于機居竊厥嫂

陳平不疑申生置堇晉有驪姬無極巧舌伍奢族夷孟子傷讒萋兮作詩公失其所梁松實為何獨將軍自昔如斯故士有歷萬代而不滅者常被訕于當時茍窺心而不怍雖棄置其奚悲赫赫聖帝嘉賢命詞酒斝既設神乎降思尚饗

祭中天王文代河南鄭尹作

自春亢陽將害嘉穀是以齋心命使用祈于王惟神降歆明應如答陰雲周布膏澤四施旱苗獲生宿麥重秀

臣人懽悦草木鮮榮惟王之功拯祐于下某忝尹京邑憂迫羣心實荷王化道以嘉祉方當月禁不殺羊牛謝王嘉錫曷敢稽留且薦中素非陳俎羞請俟踰月乃列牲牢

別灊山神文

維長慶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朝議郎守尚書禮部郎中上輕車都尉李翱謹遣舒州攝要籍司衙前軍虞侯吳潭以清酒鹿脯告辭于灊山大神之靈翱自去歲来臨

此邦遭罹炎旱淮左畢同鄰郡逃亡十家六空惟此舒人安業於農我政無能遘此歲凶災同報異乃神之聰事幸無敗饗斯有融遂忝帝命復官南宫皆神所祐我亦何功將赴京邑路沿大江遣使来辭神鑒予衷

於湖州別女足墓文

維長慶元年歲次辛丑十二月癸亥朔十九日辛巳父舒州刺史翺以酒果之奠敬別于第七女足娘子之靈吾以前月二十八日蒙恩改舒州刺史以明日將領汝

母等水路赴州故以酒果来與汝别嗚呼我爲汝父汝則我女王命有期不得安處延陵喪子葬不歸吳考之於禮其合矣夫汝之形骨託終此土汝之精神冥漠不覩上及於天下及於泉鬼神有知汝骨安全永永終古無有後艱我来訣别涕淚漣漣嗚呼尚饗

李文公集卷十六

李文公集卷十七

唐 李翱 撰

行己箴

人之愛我我度于義義則為朋否則為利人之惡我我思其由過寧不改否又何仇仇實生怨利實害德我如不思乃陷于慼內省不足愧形于顏中心無他曷畏多言惟咎在躬若市于戮慢詎自它匪汝之辱昔者君子

惟禮是持自小及大曷莫從斯茍遠于此其何不為事之在人昧者亦知遷焉及已則莫之恩造次不戒禍焉可期書之在側以為我師

陸傪檻銘

晝日居于是窮性命于是待賓客交其賢者亦于是有客曰䎶銘于是

舒州新堂銘

先時寢壞有隘其廬乃作斯堂高嚴旟旟六楹四楹裝

重架匽欒拱不設簷蜚袪袪麗不越度偸而有餘左立嘉亭繚以環除延延其深肆肆其紓吏事既退齊心以居思民之病擇弊而鉏弗逸弗墜謹終猶初大旱之後鄰邑成墟獨我州氓樂哉胥胥鬼神所福事匪在予丞相以言乃下徵書復官于朝以解前疽刻銘於斯永示羣舒

泗州開元寺鐘銘并序

維泗州開元寺遭罹水火漂焚之餘僧澄觀與其徒僧

若干復舊室居作大鐘貞元十五年厥功成於是隴西李翺書辭以紀之

八月梓人功既休戊寅大鐘成先時厥初雁于天菑波沉火燔既浮為薪既蜚爲塵澄觀之功恢復其居革舊而新環墉如陵臺殿斯嚴乃三其門俾後勿踰其徒不譁咸服其勤有加于初屋室既同乃範乃鎔乃作大鐘乃懸于樓以鼓其時以警淮夷非雷非霆鏗號其聲淮夷其驚上天下地弗震弗墜大音無斁千僧戮力願昭

其績乃銘于石

江州南湖堤銘并序

長慶二年十二月江州刺史李君濬之截南陂築堤三千五百尺高若干尺廣若干尺以通四鄉之路蓄水為湖人得其贏正月既畢事舒州刺史李翺歌以記之辭曰天地作物功或不周賢人相之智與神侔漭漭南陂冬乾夏澱九江漲潮潜潜逆流東南百民城市所繇水積既深大波其飍匹尤切亦有舟航覆溺之憂擔擁疊路

車𨊠其舟童嬰涕墮老婦號愁歷古建玆孰為坻籌濬之之來養民如身乃築長堤距江之瀕厚其錢傭以飽餓人南北東西百里鬬臻莫不用力千鎚響振音貞𧷤讙相勵不督而勤堤既成止岡聯突起堅若石城墇為瀦水蒲莞茭芡鴻鶴鱣鯉惟其所取或食或祀長堤坦坦植之楊椳架谽飛圯以便去来除險作利非賢不能歌示江人式悅汝懐

趙州石橋銘

九津九星橫河中天下有道津梁通石穹隆兮與天終

解江靈

元和六年八月余自京還東暮宿在江濤水既平月高極明萬物潛休遠無微聲坐至夜静目亦将瞑聞江中有如賈人相與言曰與子商遊十有餘年不識我愚託我如親相得之歡百賈誰如泰山歸後前盟頍渝我實不省子將何辭對曰噫承子後名子欲代予力雖不能志願如初自昔及兹未嘗汝薄利必以告害斯共度揞

當結固永守終樂汝之責人憏若五刑小不順汝亦何足聽汝心好惡灼若天星動比孔丘其神且明異汝者斥諂汝者榮苟不汝隨絕如詛盟人實難知堯所未易我雖受責敢喪前志薦汝利汝每憂不暨終何能成惟力所至豈不汝怨我道無二曰余虛言鬼神来棄汝實異茲翻然汝作瘡疣生心洗刮不落巧避我長善探我惡短我如墜轡我如縛人或美我汝閔其目人或毀我汝盈其欲充汝之心飽汝之腹雖汝子孫亦所不足我

實蒙頑為汝之辱動多尤悔羸敗不畜汝既富厚享天百福筋骨堅强婢妾約綽財貨積委屋室豐渥我從此去非曰道薄顧汝我忘無感其毒言未訖余叱之曰人生若流其可久長須臾臭死瞥若電光用心平虛天靈所臧得失是非其細如芒奚為交爭此實不祥相歡不足其氣已僵汝行吾言可以息兵於是言者嘆息吐氣掩鬱無語啟戶視之不見其處

數奇篇

禽滑釐問於子墨子曰魯氏有叔姪同處者叔曰無恒姪曰數奇數奇強力能施傾以厚人凡魯氏有大事父叔兄弟所不能集者數奇皆盡身以成之親戚之喪在野者數奇皆往葬之姑姊妹之無主失時者數奇皆取而嫁之其或不能自存者數奇買田宅以生養之凡數奇之禄朋友故舊緦麻小功之親無不皆周也仕于齊積功當遷辭不受請以與其叔無恒無恒因得官遠近之親莫不歡以賴之獨無恒以為不足于已無恒有妾

曰善佞畜私夫以生子曰不類數奇愛不類如其子無
恒久乃告數奇曰不類非吾子他人之子也汝勿以為
弟數奇驚曰叔父得無誤乎無恒曰吾察之詳矣有驗
存焉數奇之從父妹笑曰孰不知之雖然叔父之為人
也無常心其後必悔悔則兄受謗為不仁而棄弟矣盍
請契焉數奇以為然因質於無恒無恒遂裂帛具書其
然之故與數奇以為信既而數奇仕於蜀無恒果復以
不類為子愛之加於初數奇至固爭之無恒大怒告人

曰帛書非吾意數奇强我以為無恒惡數奇之不順於
己也毀而敗之冀有惡名於時數奇終不怨其自行如初
敢問為數奇者宜奈何而可子墨子曰數奇挈身而去
可也問曰姪捨叔而去義乎子墨子曰有大故雖子去
父可也叔姪何有古公欲立王季歷太伯仲雍知之遂
適吳不返避嫡以成父志晉獻公信驪姬之讒將立奚
齊太子申生不去終被惡名雉經而死且陷其父於惡
公子重耳奔翟逃禍卒有晉國霸天下故重耳為孝而

申生為恭無恒之惡數奇也滐矣不去後必相殘陷無恒於大惡孰與去而皆全以追太伯仲雍重耳之跡而行乎雖子逃父可也問曰數奇可以不去而盡從無恒之所行耶曰不可從道不從父從義不從君況叔父乎無恒之所行無恒也如皆從之是陷無恒於惡數奇將何以立禽滑釐以子墨子告於數奇數奇遂適東夷東夷之俗大化

李文公集卷十七

李文公集卷十八

唐 李翺 撰

來南録

元和三年十月翺既受嶺南尚書公之命四年正月己丑自旌善弟以妻子上船於漕乙未去東都韓退之石濬川假舟送予明日及故洛東弔孟東野遂以東野行濬川以妻疾自漕口先歸黄昏到景雲山居詰朝登上

方南望嵩山題姓名記别既食韓孟别予西歸戊戌予
病寒飲葱酒以解表暮宿于鞏庚子出洛下河止汴梁
口遂泛汴流通河于淮辛丑及河陰乙巳次汴州疾又
加名醫察脉使人入盧又二月丁未朔宿陳留戊申莊
人自盧又来宿雍丘乙酉次宋州疾漸瘳壬子至永城
甲寅至埇口丙辰次泗州見刺史假舟轉淮上河如揚
州庚申下汴渠入淮風帆及盱眙風逆天黑色波水激
順潮入新浦壬戌至楚州丁卯至揚州戊辰上棲靈浮

圖辛未濟大江至潤州戊辰至常州壬午至蘇州癸未如虎丘之山息足千人石窺劍池宿望梅樓觀走砌石將游報恩水涸舟不通無馬道不果遊乙酉濟松江丁亥官艘隙水溺舟敗戊子至杭州己丑如武林之山即靈隱天竺寺臨曲波觀輪輴登石橋宿高亭晨望平湖孤山江濤窮竹道上新堂周眺羣峰聽松風名靈山永吟叫猿山童學反舌聲癸巳駕濤江逆波至富春丙申七里灘至睦州庚子上楊盈川亭辛丑至衢州以妻疾止行居

開元佛寺臨江亭後三月丁未朔翺在衢州甲子女某生四月丙子朔翺在衢州與侯高宿石橋丙戌去衢州戊子自常山上嶺至玉山庚寅至信州甲午望君陽山怪峰直聳似華山丙申上於越亭己亥直渡擔石湖辛丑至洪州遇嶺南使游徐孺亭看荷華五月壬子至吉州壬戌至虔州己丑與韓泰安平渡江遊靈應山居辛未上大庾嶺明日至湞昌癸酉上靈屯西嶺見韶石甲戌宿靈鷲山居六月乙亥朔至韶州丙子至始興公室

戊寅入東蔭山看大竹筍如嬰兒過湞陽峽已卯宿清遠峽山癸未至廣州自東京至廣州水道出衢信七千六百里出上元西江七千一百有三十里自洛川下黄河汴梁過淮至淮陰一千八百有三十里順流自淮陰至邵伯三百有五十里逆流自邵伯至江九十里自潤州至杭州八百里渠有高下水皆不流自杭州至常山六百九十有五里逆流多驚灘以竹索引船乃可上自常山至玉山八十里陸道謂之玉山嶺自玉山至湖七

百有一十里順流謂之高溪自湖至洪州一百有一十八里逆流自洪州至大庾嶺一千有八百里逆流謂之漳江自大庾嶺至湞昌一百有一十里陸道謂之大庾嶺自湞昌至廣州九百有四十里順流謂之湞江出韶州謂之韶江

題桄榔亭

翺與監察御史韋君詞皆自東京如嶺南水道僅八千里翺以正月十八日上舟于漕以行韋君期以二月築

馬疾驅追我于汴宋之郊或不能及約自宣城會我于常州以偕行既翺停舟宿留日日以須韋君之出洛也易期又宣城謀疾到逆江南流上翺以妻疾居信安四十餘日比及江西韋君亦前行矣上桄榔亭見韋君紀姓名且有念我之言嗟夫皆行八千里先後之不齊也不過十日而初謀竟乖人事之不果不可以前期也

題峽山寺

翺為兒童時聞山游者説峽山寺難為儔遠地嘗以為

無因能來及兹獲遊周歷五峰然後知峽山之名有以然也於靈鷲寺時述諸山居之所長而未言其所不足如虎丘之劒池不流天竺之石橋下無泉麓山之力不副天竒靈鷲擁前山不可視遠峽山亦少平地泉出山無所潭乃知物之全能難也况求友擇人而欲責全耶去其所闕用其所長則大小之材無遺致天下於治平也弗難矣

題靈鷲寺

凡山居以怪石奇峰走泉深潭老木嘉草新花視遠為幽自江之南而多好山居之所翺之對者七焉皆天下山居之尤者也蘇州有虎丘山則外惟平地入然後上高石可居數百人劔池上峭壁聳立憑樓檻以遠望

五木經 元革註

樗蒲五木玄白判樗蒲古戲其投有五故自呼為五木以木為之因謂之木今則以牙角尚飾也判半也合其五投並上玄下白故曰玄白判厥二作雉雉鳥也取二投于白上刻為鳥背雉作牛其刻其鳥二投背上並刻牛故曰背也以雉犢為彩者謂其悍戾違敵必鬬以求勝也雖

矢馬關亦皆角逐防過之義也王采四盧白雉牛王貴也甿采六開塞塔
禿撅梟甿賤也其采義未詳全為王駁為甿全謂其不雜也皆玄曰盧厥
筴十六盧黑白色書曰玈弓玈矢謂所投盡黑也十六筴者行馬時便以此數矢而隔之他筴倣此
皆白曰白厥筴八雉二玄三曰雉厥筴十四牛三白三
曰犢厥筴十雉一牛二白三曰開厥筴十二雉如開如開
各一厥餘皆玄曰塞厥筴十一雉白各二玄一曰塔厥筴
五牛玄各二白一曰禿厥筴四白三玄二曰撅厥筴三
白二玄三曰梟厥筴二矢百有二十設關二間矢為三

閒别也刻木為關彫飾之每聚四十矢馬筴二十厥色五大率戲時不過五人五色者各辨其所執也凡擊馬及王采皆又投擊馬謂打敵人子也打子得雋王采自專故皆許重擲王采累得累擲之變則止馬出初關疊行謂逢可以疊馬即許疊也如不要疊亦得重馬被打着尤苦非王采不出關不越坑馬出關亦自專之義也名為落坑義在難出故用王采能出也入坑有謫其所罰隨所約並輸合坐行不擇筴馬一矢為坑謂矢行致馬落坑也亦有馬皆不可均融數奇而入坑者所睹隨臨時所約劉敎家無儋石儲而一擲百萬也

韋氏月録序

人之所重者義與生也成義者莫如行存生者在於養所以為養者資於用用足而生不養者多矣用不足而能養其生者天下無之養生之物禁忌之術散在雜方雖有力者欲行之而患不能備知杜陵韋行規博學多藝能通易傳論語老聃莊周之書皆極師法窮覽百家之方撮而集之成兩軸各附於本月閱之者簡而詳以授於余且曰齊人（唐諱民故曰人）要術傳行寡驗行規集此書經試驗者然後摭取實可以有益於養生若執事序而

名之則所謂無翼而能飛者必傳於天下矣余因號之為月録

何首烏録

僧文象好養生術元和七年三月十八日朝茅山遇老人於華陽洞口告僧曰汝有仙相吾授汝秘方有何首烏者順州南河縣人祖能嗣本名田兒天生閹嗜酒年五十八因醉夜歸卧野中及醒見田中有藤兩本相遠三尺苗蔓相交久乃解解合三四心異之遂掘根持問

村野人無能名曝而乾之有鄉人麦良戱而曰汝閹也汝老無子此藤異而後以合其神藥汝盍餌之田兒乃篩末酒服經七宿忽思人道累旬力輕健慾不制遂娶寡婦曾氏田兒因常餌之加飡兩錢七百餘日舊疾皆愈反有少容遂生男鄉人異之十年生數男俱號為藥告田兒曰此交藤也服之可壽百六十歲而古方本草不載吾傳於師亦得之於南河吾服之遂有子吾本好靜以此藥害於靜因絶不服女偶餌之乃天幸因為田

兒盡記其功而改田兒名能嗣焉嗣年百六十歲乃卒
男女一十九人子庭服亦年百六十歲男女三十人子
首烏服之年百三十歲男女二十一人安期敘交藤云
交藤味甘溫無毒主五痔腰腹中宿疾冷氣長筋益精
令人多子能食益氣力長膚延年一名野苗一名交莖
一名夜合一名地精一名桃柳藤生順州南河縣田中
嶺南諸州往往有之其苗大如木藁光澤形如桃柳葉
其背偏獨單皆生不相對有雌雄雄者苗色黃白雌者

黄赤其生相遠夜則苗蔓交或隱化不見春末夏中初秋三時候晴明日兼雌雄採之烈日曝乾散服酒下良採時盡其根勿洗乘潤以布帛拭去泥土勿損皮密器貯之每月再曝凡服偶日二四六八日是服訖以衣覆汗出導引尤忌猪羊肉血老人言訖遂别去其行如疾風浙東知院殿中孟侍御識何首烏嘗餌其藥言其功如所傳出賔州牛頭山苗如萆薢蔓生根如杯拳削去側皮生啖之南人因呼為何首烏焉元和八年八月録

習之涼武昭王裔也貞元間進士調校書郎知制
誥終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撿校戶部尚書其性鯁
介喜爲危言仕不得顯從昌黎公遊與皇甫持正
並推當時葉石林評其文詞高古可追配韓蘇舜
欽評其理過於柳總集凡十有八卷共一百三首
皆雜著無歌詩令逸其疏引見待制官及歐陽詹
傳二首惜無從攷邇来抄本末附戲贈詩一篇云
縣君好塼渠繞水恣行遊鄙性樂疎野鑿池便成

溝兩峙植芳草中央漾清流所尚既不同塼鑿各
自修從他後人見境趣誰為幽鄙拙之甚又傳燈
錄載其贈藥山僧一篇云鍊得身形似鶴形千秋
松下兩函經我來欲問西来意雲在青天水在瓶
風味亦不相類又韓文公遠遊聯句亦載一聯云
前之詎灼灼此去信悠悠其詩句僅見此耳或病
其不長于作詩信哉湖南毛晉識

李文公集卷十八